

诡路



(台湾)

朱羽 著

台声出版社

诡 路

(台湾) 朱羽

台 声 出 版 社

《诡路》内容简介

大户褚运魁，年过半百，膝下只有一女，这次，从抚顺带回了一个美艳的姑娘潘小云，为他传宗接代，但他没有马上娶进门，只让潘小云住外租房子里。

最近，连续发生夜晚有人撬窗入室，企图谋杀潘小云的事，吓坏了褚运魁，他便请正直、有胆识的柳成俊做保镖，寸步不离，守着房子，守着潘小云。没想到，第一天便发生二次行凶事件，柳成俊感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也从中了解到保镖者的一条规律……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柳成俊结识了一位为寻潘小云而来的大汉，当他知道柳成俊的身份后，不惜花重金，要求柳成俊给他机会见潘小云一面，而潘小云却称从不认识此位大汉，到底他们之间有何感情纠葛？

面对种种捉摸不透的人和事，柳成俊决心弄个水落石出。他发现，他已踏上一条神秘、曲折、诡异的道路……

诡路

(台湾) 朱羽

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

1/32开

8.5印张

170千字

1989年8月第一版

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~30000册

ISBN 7-80062-013-1/I·008

定价：3.00元

烟雾弥漫，呼声震天，几乎成了赌馆中的特色。可是，蓉子张的赌馆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清静清的；这并非蓉子张的规矩严，上门的客人都怕她，而是她这里的客人都很高尚，不是掌柜的，就是大少爷，再不就是铁路上的买办，谁好意思叱叱呼呼的呀！

蓉子张原是个东洋姑娘，后来嫁了个姓张的中国男人，东洋名字连上中国姓，就是现在这个叫法，二十七、八，三十不到，如今是孤丁一个，男人呢？离了？跑了？死了？没人说得上来，也没有人敢问。蓉子张就是这个脾气，该说的，她一见面就会告诉你；不该说的，你要是冒冒失失的问，重则一顿臭骂，轻则冲你瞪眼。如此说来，她不成了母夜叉啦！错，她可是一个娇滴滴，具有十足女人味道的女人。

蓉子张这儿有一间大厅，三间房是供客人作乐的，大厅陈设不俗，在这里歇歇腿，伸伸腰，松口气，可真不错。三间房里则是三种不同的玩艺儿，宝啦，牌九啦，罗宋啦……蓉子张调教了一批大姑娘侍客，一会儿茶，一会儿手巾把子，一会儿又是梨，又是苹果，你就是输得口袋里没个大气儿，也会舒舒服服，高高兴兴的。

蓉子张是不入局的，都是客人跟客人对局，她只不过从

中抽个头儿。不多，三点水，十块赌注只抽三角，可是，聚沙成塔，够瞧的，你没听说过“家有一场赌，赛过做知府”这句话吗？

柳成俊也是这儿的常客，凭良心说，他既不是掌柜的，更不是大少爷，家无良田，又无买卖，读书未读通，学武又不成。他曾经进长白山干过捕熊的猎人，也曾经到抚顺进过矿坑，他好象干过千百种行业，却是一事无成，唯一干过的正经事，能够在嘴边提一提的，就是他曾经在铁路上干了两年的护车巡警。在本地，谁都知道他住的房子是租的，没家没业，没老婆，是个典型的混混儿，可是谁也不敢瞧不起他；不偷、不抢、不扒、不骗，也从来没向人伸手借过钱，也从来没在小铺子里赊过账。在场子上玩起来干干净净，规规矩矩，赢了也笑，输了还是笑。蓉子张对这里的客人很留意，她很仔细地记下了柳成俊在她这里输赢的账目，一个月核算一下，她发现柳成俊绝不是一个靠赌维生的赌徒，更不可能是混在赌馆中吸血的郎中。他靠什么过日子，那是一个谜；唯一的猜测是——他一定攒积了几文，眼面前吃的是老爷子。

德国钟敲响了十二点，厨房里开始向每间小房里送宵夜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柳成俊来到了大厅，有些疲软地将身子扔进了红木圈椅当中。

蓉子张正在指挥这、指挥那的忙个没完，每天在这个时候都很乱，不能玩通宵的客人要在这个时候回家，那得跟客人叫好车，付好车钱，有的客人真会输得连车钱都付不出。吃宵夜也有各人的喜好，这个爱吃面条，那个爱吃粥配饼，还有爱吃甜食的，都得侍候到家，即使场场输，还是恋这儿、想这儿。

蓉子张眼尖，一瞥及柳成俊，立即赶了过来，先递上一支烟卷儿，再送上火，等他一口烟徐徐吐出，再送上一声关注的探问：“手气怎么样？”

“草绳拴豆腐，甬提。”柳成俊爱说俏皮话，即使在谈论最沮丧的事，他的口气也非常轻松。

“柳爷……”

“嘿！蓉子张，你是怎么啦？跟你说了千百回，你是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么？我这儿三十不冒头的，你左一声爷，右一声爷，可把我叫老啦！”

“凭良心说，”蓉子张笑了笑，那笑，无论何时何地看来都很妩媚。“我倒很喜欢喊你的名字，那种叫法，透着亲切，又爽快，可是，你也得想想，你是孤男，我是寡女，别人脑袋里又得东猜西疑啦！”

“管那些干啥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柳成俊压低嗓门：“我说蓉子张，今晚做宝官的大胡子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”

“哦！人家是从吉林来的皮货商，怎么啦？”

“怎么啦？！”柳成俊翻了个白眼。“他开出来的宝呀！叫做歪嘴喇叭吧——邪气，完全没个路子，输掉我五百块钱。”

“哦！你是怕他暗中有手脚？”

“蓉子张！你是冲着舅舅叫叔叔——不认人啦！我柳成俊是那种小人吗？再说，你那里容得下动手脚的朋友进你的场子？唉！”说到这儿，柳成俊叹了口气，这可是少见的事。“你也知道，说起赌宝，我可是粮商谈米面——内行得很，虽不说十押九中，也不会离谱，却从没输得如此惨，就好象杨令公兵败两狼山——没剩下一兵一卒。”

“小翠儿！”蓉子张一声轻唤，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女侍

立刻到了跟前。她低声吩咐：“去拿两百块钱来。”

“干啥？”柳成俊忙问。

“你是兵败两狼山，我这里给你出援兵呀！”

“不！”柳成俊用力地一摇头。“为人莫举债，举债不自由。我今儿晚上不赌了，要赌，明儿再来。”

蓉子张一挥手，小翠儿机伶地走了。她这才轻轻吁了一口气：“嗨！柳成俊，你这个人真叫人夸一千，赞一万，凡事都有分寸，这大概是因为你在铁路上干过，在铁轨上走惯了……不赌也好，咱们来聊点正格的。”

“哦？！”柳成俊那两道浓眉挑了一下，“蓉子张！我还没听你谈过正格的，这真成了大姑娘生孩子——头一遭，我倒要听听。”

“柳成俊！我看你闲着也是闲着，有一桩差使，不知你想不想干。”

“嗨——蓉子张！你可真是抬举我，你呀！最好先去学学麻衣相，仔细相一相我，看我能干啥？”

“我可不是跟你说笑，这桩差使你去干，准成。”

“哦？！”柳成俊颇感兴趣地将脑袋瓜子往前一凑。“说说看，是哪门子差使？”

“我也曾暗暗打听你，也曾仔细衡量过，你年轻、力壮、脑子灵活，而且还会一手好枪法……”

“嗟嗟嗟！”柳成俊连忙打岔。“我是樊梨花阵前遇上薛丁山——轻易不动枪，别提那个。”

“瞧你！急成那个样子，我又不是找你去杀人，去打枪，你到底要不要听？不想听，我可是说书的敲响板——就此打住。”

“好吧！我往下听。”柳成俊舒坦地往椅背上一靠。

“本地有一个大户，在外头有了小，大的很凶，不敢娶进门，只有在外面租了房子，偷偷摸摸地来往，谁知道大的不但凶，而且还有耳报神竟然被她知道了。”

“唔！”这种事，柳成俊压根儿没兴趣，听起来很不带劲儿。

蓉子张还是自顾自地往下说：“大的知道以后，既不闹，也不吵，简直好得叫人意外，其实呀！她是暗中有点子，想暗暗除掉这个她眼睛中的狐狸精。”

“她有那么狠么？”

这女人家平时连一只鸡都不敢杀，妒火一起，那可就不同了……”蓉子张歇了一口气，才又接着说下去：“小的这个自从东窗事发之后，每日提心吊胆，连大白天都关门闭户，一扇窗子也不敢敞开着，这几天每晚都有人跳进院墙，用刀子撬门，把这小娘们的胆子都吓破了。”

“敢情是她疑心生暗鬼，大的纵使有这个心意，也没地方去找人呀！”

“柳成俊！你要是这么想，可就错啦！大的有个弟弟，结交的全是狐群狗党，要这种人还没有吗？那大户呢？刚尝到滋味，那里丢得，想来想去，决心请一个去陪着她，真有人破门行凶，也可以抵挡一阵。”

柳成俊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，一个年轻的娘们，富商的外室，要他去陪伴，去保护，如果这也算行业，可真新鲜够味儿。

就好像柳成俊已经答应了，蓉子张只顾说清楚情况：“自从大的知道以后，男的只能抽空在大白天去转一趟，夜里得乖乖回去。小的那边房子可大，人却不多，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小丫头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婆，再加上她，不过才

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加在一起，还不够你一只胳膊哩！”

“蓉子张！”因为不停地咽唾沫，柳成俊感到舌燥口干，说起话来也不俐落。“你……你是怎么想到找我的呀？”

“你的优点我刚才都说过了，最主要的一点，因为你是一个君子。”

“蓉子张！我敢说你不懂男人，任何一个男人在见到一个漂亮的娘儿们时都不可能做一个君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那娘儿们漂亮？”

“咦？！若不漂亮，那大户怎会喜欢她？会为了她去惹家里的母老虎？”

“柳成俊！这话可得这么说，那位大户五十冒了头，你还年轻，他眼里看着漂亮的娘们在你眼里就未必够美。好啦！咱们少说闲话，言归正传……我看你最合适，三个月，管吃，再付你一千块钱。”

柳成俊又要咽唾沫，可惜口已干焦，没啥好咽了。半晌才说出了话。“蓉子张！在你面前我也用不着打肿脸充胖子，眼前我也的确需要钱，人的兜里要是没钱，是象佛前缺了香火，可是，我总觉得这好象不是一个男人该干的活儿。”

“你要这么说，我可不赞成，该拿的拿，该干的干。柳成俊，说句话儿你别恼，要是你不够那块料，我还不敢举荐哩！”

“这……我还得好生琢磨琢磨……”

“瞧你！捏着嗓子学娘们，扭扭怩怩地干啥呀？”蓉子张好象把柳成俊吃准了。“明儿起个大早，准九点上我这儿来，我带你去见那个大户，见面就拿钱，然后你就搬过去

住。”

“好吧！明儿我一大早就来。”柳成俊站起来。

“柳成俊！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明儿你跟去的时候，就好象闲下无事进书场——只听不问！我还拉下了一点交代，只要你一收钱，就得寸步不离地跟定那个娘儿们，可不能出半点漏子！”

寸步不离？夜里难道我陪她上炕？

*

*

*

那娘儿们可真艳，不过有些冷冰冰的感觉，年龄约莫二十三、四，蓉子张没有交代她的出身，柳成俊也不便问。不过据猜测：不明不白就跟男人住在一起的姑娘家，绝不可能是什好出身。

那位大户哩！五十出了头，身子很朗健，有些阴沉沉的味道，这两个人凑在一起，坑里加大火，被窝里只怕也热不起来。

蓉子张为柳成俊介绍：褚大爷，潘姑娘，柳成俊听见那位褚大爷叫她小云，这使柳成俊想到了翠屏山那出戏里的潘巧云……也真巧，那小丫头也叫迎儿。褚大爷是杨雄，自己是石秀，只是还差个海和尚。

褚大爷先叫柳成俊了解情况，不错，门、窗，都有利刀撬拨过的痕迹，潘小云没有虚张声势，看样子那位褚大娘真想置她于死地。

“蓉子张！”那位褚大爷的口气也是冷冰冰的。“他都明白了吗？”

“我是灶王爷上天，有一句说一句，褚大爷还有什么交代的，当面说吧！”

褚大爷将目光转移到柳成俊的脸上：“在本地，我是最服蓉子张这个娘们啦！她简直比男人还要行，他说你能成事，我是绝对信得过。该说的，蓉子张已经告诉你了，我现在只嘱咐你一句话，天底下没有不爱腥的猫儿，你给我忍着点，休想碰小云一根汗毛，不然，我就拆散你一身骨头。”

若是往日，柳成俊一定只有一个反应：扭头就走，或者是先挥以老拳再走。今儿个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没毛、没躁，静静地等待着那位褚大爷耍威风。为啥？只因为眼面前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他的强烈好奇心。

得不到任何反应，大爷的威风渐弱了。“这小伙子的脾气倒不错。”

“褚大爷！”蓉子张连忙来了一招打蛇随棍上。“我举荐的人还会错吗？就这么说定啦！待会儿就叫柳成俊把行李搬过来……那一千块钱，您看是现在付？还是过一两天看看合式不合式再作定夺？”

“合式，我看人不会走眼。”褚大爷倒挺干脆的，兜里一掏摸，一张钱票塞进了柳成俊的手掌心。“拿去，别胡乱花，这笔钱够你讨一房漂漂亮亮的媳妇。”

柳成俊将钱票揣了起来，连一个谢字都没说。

走出那座三合院，柳成俊回头看了一眼——葫芦后街二十三号。

“柳成俊！”蓉子张轻轻地问：“我看你对这位褚大爷打心眼里瞧他不顺眼？”

“没错，这种人呀！是头上生疮，脚心流脓，从头烂到底。他自己一肚子邪，也以为人家跟他一样，他要怕人动了潘小云的汗毛，干吗不用胶水把她的汗毛都给粘起来？”

蓉子张可不是轻易绽露笑容的人，这会儿竟然噗哧一声

笑了：“瞧你！倒是个开心果，挺逗的。说句良心话，褚大爷就是脾气有些火爆，说话呢？也有点呛人，其实他的心地很好，出手也大方……”

“车！洋车，”柳成俊大概不愿再听下去，连忙喊了二辆洋车。

二人不同路，就这样分手了。

柳成俊花了一上午的工夫，可把那位褚大爷的底细打听出来了：他姓褚，名运魁，抚顺有煤矿，本地有三十几家煤行，连铁路上都跟他订了约。他膝下无子，只有一个独生女儿。讨个小的应该是无可非议，为啥还要鬼鬼祟祟、躲躲藏藏呢？而且褚运魁从不涉足花丛，这证明他不好色。那么，跟潘小云在一起，主要是生个儿子。这是天经地义，正大堂皇的事，为啥不用一乘小轿将潘小云抬进门呢？

掉转头，他又去打听褚大娘的一切，左邻右舍都说褚大娘是好人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朝圣、进香，跑得比都快，施舍也从不后人，这种人会买通玩儿命的去暗杀那头狐狸精？不可能呀！

柳成俊办事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，他又去查金少白的行径，他是褚大娘的弟弟，如今掌管着各煤行的账务。蒋子张说他交结的全是狐群狗党，没错，他有个拜把兄弟刘子春就是地方上的混混儿。不过，若说金少白会帮着姊姊对付姊夫，那是不近情理的，人总是先为自己想，姊夫一瞪眼，他这个账务总管还干得成吗？

柳成俊这会儿就好像睡在磨子上，转了又转，转了又转，愈转他就愈觉得不对劲儿。

转来转去的结果，他还是决定立刻搬进葫芦后街二十三号，倒要看看那只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。

现在，他又看到了葫芦里的第三个人——张妈。她年纪约五十五、六，真是鸡皮鹤发，由于脸上没有丰腴的肌肉，眉骨、颊骨都尖削耸立，两粒眼珠子也格外大。柳成俊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打从坟地过，这会儿见到张妈的时候，他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。

张妈上了年纪，人也瘦，干起活儿来可麻利得很，只不过眨眼工夫，床铺好了，零碎东西也整理好了，可是她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话。

最后她拉开衣橱，指指里面，柳成俊有些迷惑地望着她，只见她轻轻一推，衣橱的内层不见了，却看见了潘小云躺在床上的睡姿，原来这座衣橱里面有一道暗门。

“这是干吗呀？”柳成俊不解地问。

“如果小云姑娘房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可以快点过去援救呀！”这是张妈第一次开口。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听起来有些费劲。

潘小云正在享受午后的憩睡，似乎并不知道有一双男人的眼睛在窥探她。她侧身向床外，正好面对着柳成俊，长长的睫毛覆着，手抱薄薄的丝被，一条腿蜷曲着，丰腴的小腿展露出诱人的线条。

“关上吧！”柳成俊的呼吸有点急促。

他说得不错，任何男人面对一个美丽的女人时都无法做一个君子，现在，他不得不承认潘小云的确很美，他真想借这个机会打听一下潘小云的出身，可惜张妈很快就走开了。

幸好迎儿接着又进来了，她为柳成俊沏来一壶茶。她脸上绽露出愉悦的笑，由此可见，柳成俊是个很受欢迎的客人。

“迎儿！”柳成俊和颜悦色地问：“你今年几岁啦？”

“十五。”迎儿难免还有一点儿羞怯。

“你一直跟着少奶奶的吗？”

“不！少奶奶搬到这儿来之后，我才来侍候她的。”

“哦！”柳成俊有些失望，看样子在迎儿的口中间不出什么来。

“柳少爷！你搬到这儿来住，我们可乐啦！要不然呀，一见太阳落山，我们的心也就跟着太阳往下沉。”

“迎儿！真有人要杀少奶奶吗？”

“呀！柳少爷！你还不信吗？谁说假话谁就得不到好死，这几天，每晚都有人翻墙进来，差点没把魂儿吓掉。要不是我娘在褚大爷那儿支领了一年的工钱，我早就辞工不干了。

“哦！张妈呢？她是打哪儿请来的？”

“婆子店呀！张妈也怪命苦的，丈夫死得早，儿子不争气，也不知漂到哪儿去了，她帮佣帮了一辈子，唉……不过，她人挺不错的，干活也挺仔细，烧几个小菜，可口得很。”

“嗯！褚大爷常来么？”

“以前呀！是天天来，十天总有两、三晚歇在这儿。如今被大娘知道啦！晚上再也没留下过，要来嘛！也都是一大早，过午就不见人影了。”

“唉！我看少奶奶倒是死心塌地的，要是换了别人，谁还受得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早就来了那么一招大鹏展翅——远走高飞啦！”

“说的是呀！我虽然只来了半个月，倒看少奶奶的心意，她呀！不是三心二意，吃着碗里，想着锅里的那种女人。”

“你才来半个月呀？”

“是啊！这座宅子租下来才不过一个月出点头……”迎儿年纪虽小，说起话来倒是伶俐落落的。“哦！对啦！差点忘了正事，少奶奶说，夜里她要去‘芳春园’看戏，叫柳少爷下午不妨养养神……”

“哦？！少奶奶常常去看戏么？”

“少奶奶最爱看戏啦！以前是夜夜去，这两天闹得人魂飞魄散的，才没敢出门……如今柳少爷一来，少奶奶还怕什么？当然要去煞煞戏瘾啦！”

迎儿说得眉飞色舞，柳成俊却暗暗皱眉，有人要杀她，她还要往外跑，到底是性命重要？还是看戏重要呀？

“柳少爷！你歇着吧！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……”

突然一声惊心动魄的喊叫从隔壁房里传来，那是潘小云的叫声，若是从颤抖的声音去判断，似乎有一把利刀正缓慢地穿过她的心胸。

柳成俊的反应虽快，但是他还是无法适应新的环境。衣橱中有捷径，他并没有想到。冲出去，发现潘小云的房门上了闩，这才转回来由秘门穿进隔壁房里，在时间上，就稍稍耽搁了一点。

潘小云缩在床角落里，活象一只蜷曲的小猫。大而无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惶，颤抖的手指指着窗户。

窗户开着，柳成俊从窗口望出去，正好看见一个黑衣人骑在墙头上，再一眨眼，那个人已经跳到院子外面去了。

柳成俊很冷静，他并没有追出去，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追上，万一那是一着调虎离山之计，岂不上了圈套？

回过头来探视潘小云，迎儿和张妈已经接着赶来忙个不停了，这个端热茶，那个忙着抚摸潘小云的胸口。潘小云的

脸色象一张白纸。

第一眼，柳成俊就发现他的女主人并没有受伤？他此刻表现的非常冷静，绝不象赌场上那样冲动。他仔细地计算距离，计算时间，然后找出问题，然后再逐一分析那些问题。

潘小云又躺下了，虽然脸色还是很白，但是她的情绪已经平静了许多。柳成俊打了一个眼色，迎儿和张妈立刻退了出去。

“少奶奶！”柳成俊搬张凳子在前坐下。

“我不喜欢这种称呼，”潘小云的声音很微小，但是语气中仍显示她倔强的性格。“叫我的名字，我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。”

“好！小云！”柳成俊在这一方面实在不够洒脱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才觉得自在些。“刚才我从秘门中过来一次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闭着眼答话。

“当时你好睡象得很甜……”

“我没有睡着，我知道是你跟张妈，所以我就懒得睁开眼睛了。”

“哦：刚才……”

“刚才窗子一打开我就感觉到了，那个穿黑衣服的正伸进一只脚来，我没命地大叫，他掉头就跑。”

柳成俊心头暗想：那是一个孬种，如果是我，一定先杀死你再跑。

“小云！你能说出他长得象什么样子吗？”

“当时我吓坏了，现在……”潘小云睁开眼，眼睛珠子翻动了几下。“现在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哦！他带了凶器吗？”

潘小云又在想，突然一翻身坐了起来：“有！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刀子含在他的嘴里。”

柳成俊差点笑了出来，潘小云一定是看戏看得太多了，刀子含在嘴巴里爬窗而进，那是戏台上的动作，要不然就是这个穿黑衣服的平日看戏看得太多，禁不住依样学样起来。

“小云！我想把窗子钉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！”潘小云脸上竟然有了笑。“这个主意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？”

柳成俊立刻就找木条，找工具，很快就将对着庭院的两扇窗户钉死封牢，他工作完毕后，不禁吁吐了一口长气，似乎多了一分安全感。

“小云！今晚上还要去看戏吗？”

“当然要去啦！我都半个多月没看戏啦！”潘小云的神情颇有点撒娇的味道。“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还怕什么呀！”

“小云！有人要杀你，可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你不能忍着点吗？”柳成俊轻声细语的，希望他的说服力发挥效用。“我也不是铁打的人儿，就算是铁打的，也只能挡着一面，另外三面也挡不住啊！”

“我想：在戏圈子里他们一定不敢动手的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……”柳成俊不想把时间消耗在同一个问题上，于是改变了话题：“小云！咱们先谈谈别的，你是怎么认识褚大爷的？”

潘小云抿着唇儿，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。几番抬头看，柳成俊都是以等待的目光望着她，这才说了：“是半年前在抚顺认识褚大爷的。”

“哦？！在抚顺？是个什么样的场合呢？”

“书场里。”潘小云似乎在鼓足勇气回答这个问题，